

楔子 鄭家小七出生

夜深，風颳得厲害，漫天落葉被風捲起，幾句烏鴉啼鳴令人壓抑。

啊……尖銳叫聲從屋裡傳出，一聲聲敲上人心，守在屋外的大小小皺起眉頭。

沒道理，都第七胎了怎還疼得這麼厲害，莫非生產不順？

鄭國公府的主子們全來了，但老夫人沒到，她不喜歡這個媳婦，打她進門那天就厭棄，可再討厭，媳婦把家掌管得好，兒女一年一個生得順暢，有這種媳婦還到外頭抱怨，只會落得一個刻薄名聲，老夫人只能把自己關在佛堂裡面，誰也不見，嘔氣似的。

老鄭國公和妻子不同，起初他也氣吶，自家兒子一個大老粗，怎地看上文官女兒，文官除滿腹酸水之外，還有啥東西？但媳婦進門後用心討好，慢慢軟化他的固執，尤其是在生孩子這方面，倘若媳婦是京城第二，肯定沒人敢自稱第一。

從八到四歲五個孫兒，一路看到三歲的小孫女，老鄭國公滿臉驕傲，可別說他家孫子多了就是重量不重質，不是他誇口啊，鄭家孫子各個都好，聰明伶俐又都是練武的好根苗，拿出去擺著，一個可抵別人家三個。

可是……呼，喘口大氣，他的怒火無處發洩，大步往前跨，一個結結實實的巴掌朝兒子後腦打下去。

「爹？」鄭國公驚訝地看著老當益壯還壯得賽過老虎的親爹，抗議聲含在嘴裡……他的英雄氣概、對敵時的殺伐剛毅，在親爹面前使不出來。

見爹挨爺爺巴掌，小孫女以芳嚇著，她朝大哥伸手，以輾忙把小妹抱起來，低聲安撫。「沒事，爺爺不是真想打爹爹，他只是……」

只是後面，以輾沒接話，但以岷、以復……幾個弟弟默默低頭，心底接了——爺爺在遷怒吶。

打娘確定又懷上孩子那天，爺爺三不五時就對爹爹拳打腳踢，也莫怪爺爺，實在是娘親太會持家，又得一手好廚藝，有這麼個媳婦，爺爺嘴老早被養得刁鑽無比。可娘懷上這胎後，變得嬌氣，每每靠近廚房就吐得七葷八素，爺爺已經饞上好幾個月，你能要求一個慾求不滿的老人平心靜氣？

心底小話沒想完，就見老鄭國公氣呼呼道：「都說悠著點，媳婦不能這麼用，你當操兵嗎？我先把醜話給撂在前頭，媳婦，我只認這一個，你別想把媳婦給操死，還可以換新的。」

男人生平三大喜事，洞房花燭夜、金榜題名時，再加上中年喪妻迎新美，三件事全齊了，男人一生便也足啦。

鄭國公愁眉苦臉滿腹冤枉，他哪有換新媳婦的念頭？雖然他是個粗人，不會吟詩作對，嘴巴說不出那些個一生一世的噁心話，可成親十年，他守身如玉，身邊連隻母蚊子都沒有，這還不夠表明他對媳婦的心比石堅情比海深？就算真過度……操勞，那也是您家媳婦熱衷此道……

鄭啟山有苦無處發，視線從以輾、以復、以岷、以鉸、以泗、以芳身上滑去，最後只能委屈地接過小女兒，把頭埋進她肩膀，像解釋似的喃喃自語，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呂相爺的臉色更不好，只是他沒立場罵女婿。

要怪就要怪自家女兒既霸道又妒嫉，沒有半點賢妻風範，早跟她說過，鄭啟山是個武夫，從小練武長大的，身子比牛還壯實，沒幾個正常女人挨得住，讓她往陪嫁裡挑幾個本分的，開臉給女婿疏解疏解，沒想她非要一個人獨霸丈夫。

這不，一年一個，年年不落下，五子陸續出生時，人人都道呂家女兒好生養，讓族裡的姊妹成了炙手可熱的香餠餠，可他們夫妻擔心，別以為換了個字他們就不曉得外孫的名字暗指「國富民安、四方升平」，已經生下前頭五個，會不會連後面三個也給湊齊？

妻子到處尋醫覓方，免得鄭家子孫成患，可不知是女婿龍虎精神，還是女兒田良種好，隔年小丫頭又冒出來，幸好是女兒，物以稀為貴，要不前頭有這麼多哥哥，肯定爹不疼娘不愛，當時他們還想著，生完女兒，兒女雙全，鄭啟山總可以消停了吧，沒想到現在又來一個……

呂相爺滿臉無奈地望向女婿，才二十幾歲，那事兒正生猛的年紀……如果請個教養嬷嬷，好好跟女兒講解女誡婦德，還能不能亡羊補牢？

老鄭國公顫巍巍地朝呂相爺走近，一臉痛不欲生道「親家公，是我對不住你啊！」以幘皺眉，爺爺這一幕演得……太矯情。武官本就不擅長此道，他何必非跟外公學？外公能把文官當到頭兒，那可是天生的，骨血裡帶來的奸詐啊，他不忍心地別開頭，假裝沒看見。

果然，呂相爺臉皮似顫非顫地，一臉宿便未清的樣子。

這時，一聲拔尖叫喊，鄭啟山一顆心瞬間提到嗓子口，拉長脖子往產房猛看，恨不得能把牆看出個洞兒。

不久，嬰兒宏亮哭聲響起，產房門被打開，他抱著女兒快步奔上前，急問：「我媳婦呢？她還好嗎？」

回答鄭啟山的不是穩婆而是產婦，她虛弱道：「相公，我沒事，這孩子我喜歡。」她很清楚，若不盡快表達立場，小兒子肯定得承受眾怒，實在是這胎生得太久，一家子上下心裡都憋著呢。

同床共枕無數晨昏，鄭啟山怎不懂媳婦所想，為讓媳婦安心，連忙衝著裡頭喊。

「媳婦喜歡，我便也喜歡，這可是咱們的小以笙啊，等小以平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巴掌落下，後腦又挨上一記，打得他耳朵轟轟作響，老鄭國公恨恨瞪他兩眼，誰允許他再弄出個小以平？

挨了打，這會兒鄭啟山想起自己說了什麼，連忙轉頭看向兩眼發綠光的老爹，以及嘴角抖個不停的岳父，他慫……

周擎竹是相信輪迴的，在癌症折磨自己到最後一刻時，他一面想著，這輩子柔柔肯定能夠長命百歲了，同時也想著下輩子要投個好胎，健健康康、順順利利活到八十歲才去見老祖宗。

因此當屁股一陣疼痛，周擎竹張大眼睛、發現自己成為光溜溜嬰兒時，他認定是

自己做太多好事，才不必在地獄大排長龍，等幾十年才得重獲新生。
更讓他感到愉快的是，老天爺沒讓他過生死橋、喝孟婆湯，讓他帶著前世記憶來到此生。

周擎竹擅長分析推理，於是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他分析出原因——器官捐贈卡。
是的，他在死前簽下器官捐贈卡，肯定是這種捨己救人的精神，讓自己拿到地府的投胎優惠方案，也許閻王想鼓勵這種風氣，讓更多命不該絕的人延續生命。
只是……什麼鬼啊，他以為未來世紀中，就算醫學環境沒有大躍進，至少不會倒退，看看那床、那桌、那椅……全是木頭做的，非鋼鐵更非新合金。

不該啊，熱帶雨林的樹都快砍光，地球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，為什麼還能用木頭做家具？還有，屋頂那根應該稱做梁的東西，也是實木？

他只哭三聲，並非穩婆手下留情，而是哭泣這行為太損自尊心，便是在癌末最痛苦的時候，他也沒掉半滴眼淚，屈屈兩巴掌，怎能讓他犧牲自尊。

「夫人，是個沉穩的小公子呢。」

剛出生的嬰兒就看得出沉穩？睜眼說瞎話……猛地，他被蘆葦割過似的小眼睛睜得老大，天啊天啊，她說什麼？她說「夫人」、「公子」？還有她身上穿的是什麼鬼？頭上弄的是什麼鬼髮型？

周擎竹呼吸轉為急促，莫非不是輪迴，而是穿越？

尚不確定怎麼回事，他就被抱到一個女人跟前，她臉色有些慘白，神情帶著虛弱，但她的眼神很溫柔，甜甜的笑容像他愛極了的珍珠奶茶。

重點是她很美，眼鼻唇耳每處都美得讓人心動，如果新生兒發出狼號聲，不知道會不會被當成魔鬼，直接送入火葬場？

「娘的小以笙，要努力讀書、好好長大哦。」夫人柔聲道。

這是她最大的心願，她出生名門世家，從小被琴棋書畫給養大，家裡給她尋了好幾門親事，都是學識豐富的清貴名流世家，姊妹們都說她能詩善詞，必能為丈夫紅袖添香，夫妻舉案齊眉。

可她不想啊，她想嫁給莫啟山，為此還鬧上好大一場。

為何非君不嫁？因她圖他模樣俊美，圖他想笑便笑、想怒便怒，不屑心機手段的直率，只圖嫁給他，可以盡拋從小到大捆在身上的繩索。

即使她說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，他只會對「衣寬紅樓重新做，多吃雞腿不憔悴」，即使她為他撫琴，不過片刻他便睡得直打呼嚕，但成親多年，她不曾後悔過，比起閨中密友，她的生活簡直是泡在蜜罐裡。

可誰想得到，丈夫的遺傳太強大，每個孩子都肖極了他，一個個聰明睿智卻不愛讀書，每回唸書都得她拿著棍子在後頭坐鎮，成天舞棍弄棒、夢想遊歷江湖，那可是出生在鄭國公府吶，若是生在別人家，只能當街頭混混了。

好不容易得了個女兒，以為承襲有望，回想自己兩歲認字、三歲背詩、五歲能成文，她是名滿京城的才女吶，可是她的女兒……唉，她只能嘆三聲無奈，如今只能指望她的小以笙了。

周擎竹咯咯笑開，讀書？呵呵，他可是學霸；好好長大？正合吾願，最好的是他

的娘啊，和夢想中一模一樣，美麗漂亮溫柔高貴……是那種到學校送便當就會讓孩子抬頭挺胸、感到驕傲優越的那種娘。

他的笑讓母親一愣，問：「小以笙能聽懂娘的話嗎？」

周擎竹幾次張嘴，想調動口腔肌肉，卻都發不出「對」這個音，只好用力點頭，但他已經使盡全力，頸椎卻不肯合作。

幸好，當娘的硬是看懂他的意思。「真的呢，我的寶貝聽懂娘說話。」她親親兒子，忙對穩婆道：「抱出去給他的爺爺、外公、爹爹和哥哥姊姊們看看。」

穩婆應下，將以笙往外抱。

這個大鬍子是……他的爹？雖然紅光滿面，看起來壯得像頭牛，可好歹有四、五十歲吧，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，娘命苦吶，怎地外祖父眼光奇差無比，給娘挑了個強盜嫁？

在小以笙對老鄭國公滿臉嫌棄同時，鄭啟山瞄兒子一眼，見他一身白花花肥肉，哪像個初生兒？肯定是這身橫肉害得媳婦受苦。

鄭國公滿臉為難，兒子讓媳婦受苦，他怎疼得下去？只是答應過媳婦……

呂相爺從老鄭國公手裡接過以笙，太好了，終於有個像女兒的了，瞧小外孫滿臉的聰明，越看越心喜。「以後跟著外公讀書，好吧？」

呂相爺雖然四十幾歲了，但保養得當，看起來斯文儒雅、風流倜儻，以笙一眼就喜歡上，這麼好的外公，怎麼就眼瞎，竟替娘尋了個土匪做丈夫？

不過跟著這麼帥的外公讀書，好啊，好啊，他最愛讀書，天底下最有力量、最美好的東西就是知識，若非前世早夭，說不定天資優異的他能進美國太空總署。

心裡想著，以笙再點一次頭，沒想到這回頸椎居然如此合作，真讓他給辦到？

以笙詫異，呂相爺震驚。

這麼小的孩子會點頭？瞬間，呂相爺的笑容到後腦杓，天降奇才、文曲星下凡呀，他忍不住抱緊他，說道：「呂家後繼有望！」

啥？呂家後繼有望？呂家那麼多孫子，哪就要他兒子了？

原本對小兒子不屑的鄭啟山焦慮了，不行，娘子說她喜歡以笙，就算兒子多到為患，以笙也得是鄭家的。

他將懷中女兒交給以轎，接過小兒子，像狗狗灑尿佔地盤似的說：「小以笙，我是你爹，以後爹會疼你照顧你，你得好好跟爹學習。」

呂相爺哪聽不出這麼粗陋的暗示，橫眉，暗罵一聲小心眼。

以笙恍然大悟，他才是爹啊，幸好，要是天天見鮮花得附贈牛糞，心情得有多悶吶。

看完爹爹，他把頭轉開。都說剛出生的嬰兒視力不佳，以笙不懂自己的眼睛怎就這麼厲害，看得清楚分明。

幾個半大不小的男孩朝他聚攏，都是小正太，顏值爆表，看過一圈以笙沒找到拐瓜劣棗，代表爹娘的染色體不差，他能對自己的外貌多幾分信心。

這時，被抱在以幬懷裡的以芳轉過頭，一雙漂亮的大眼睛直視以笙。「弟弟？」大哥耐心道：「對，以芳有弟弟了，高不高興？」

瞬間，以笙雙眼發直，看著她的眉眼、她的鼻唇，看見她笑時右嘴角邊深深的小梨窩……她是他的……柔柔？是他前世暗戀的對象？

姊姊，這輩子她成為他的姊姊？

磅——砰！條地，心臟碎出一堆玻璃山，暗戀對象變姊姊，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悲摧的事？

他不要啦！

這時以芳正把手指觸上以笙的小臉蛋，以笙猛地放聲大哭，他哭得聲嘶力竭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他悲憤、怨懟，痛恨老天對他不慈不仁。

以芳被嚇到，連忙鬆手，她沒有用力啊……以芳慌了，無法為自己辯駁，以笙的哭聲讓她變成眾矢之的，眼看著越哭越瘋狂的以笙，眼淚在她眼眶裡滾動，下一刻也放聲大哭，冤枉啊……

以笙哪有心情管她冤不冤，他只覺得自己冤死了，聽說在古代，亂倫會被浸豬籠，聽說姊弟戀會死人……嗚，前世無緣、今生無分，他是招誰惹誰？

他拚命哭，使盡力氣哭，他想把自己哭回地府，重來一次，但是很遺憾地，他沒有哭成目的，只哭出疝氣……

第一章 斂財雙人組

梁府老夫人生辰，賓客雲集，倒不是梁府權高位重、有什麼過人之處，而是因為梁尚書做人八面玲瓏，素有梁大善人之名，因此老夫人生辰才有這麼多貴客上門。當然，另外還有個重要原因——梁府新修建了院子。

新院子不但請白雲寺住持看過風水，還花大把銀子聘請林園大師、薛湯師父，耗三年心血方修築完成，這在京城裡可是頭一份，因而收到帖子時，就算與梁府沒有太深交情，也都樂意來開開眼界。

這不，連大皇子、二皇子和王珍公主都上門了。

園子隔成兩區，分別招待男客女客，男客投壺、射劍、擊劍、釣魚……玩得不亦樂乎。

另一邊，名門淑媛或立於百花叢中，或靜坐花湖之畔，一顰一笑，靜如皎月，燦如星辰，有那擅畫的，提起筆畫出眼前好風景；有那擅琴的，一曲婉轉樂音令人心情飛揚。

亭子裡坐著兩名女子，臉龐帶著淡淡笑意，皓腕微提，只待落下一子。

她們是鄭國公府的小姐鄭以芳，一個是承恩侯府的二小姐楊婉瑄，楊姑娘是個棋癡，聽說連吃飯都要邊看著棋譜下飯。

至於鄭姑娘會的可多了，她是京城裡赫赫有名的才女，琴棋書畫無一不精通，幾年前便以晴川公子這名號賣字畫，聽說一幅畫能賣出數千兩，至於她的琴藝出名得更早，每回她練琴時，都有不少人聚在圍牆外偷聽。

鄭以芳才藝雙全，容貌絕佳，通身的氣度禮儀更是無人能出其右，誰想得到鄭國公府這武官世家能教養出這樣的女兒？

「要不要賭，我猜鄭姑娘會贏。」承恩侯府三姑娘對著身旁的姊妹說。

「哼！我最看不慣妳們這種人，幹麼一個個把她捧上天？」玉珍公主突然插進話。圍成圈圈的小姑娘發現是她，立刻噤聲，無人敢反駁。

見無人附和，玉珍公主又道：「我告訴妳們，鄭以芳就是個做作鬼。」

「公主說得是。」小姑娘應了一句，表情滿是勉強。

鄭姑娘是大家心目中的典範，哪是公主幾句話就能抹黑的。

玉珍公主哪會看不出來，氣道：「我是說真的，她哪有什麼才藝，不過力氣倒是有一大把，心情不好，大腳一踩就能把樹給踩斷。」

這話……太誇張了，在場的又不是傻子，誰會相信這種鬼話？

「她脾氣大、性格壞，是個十足十的小人，誰碰著誰倒楣。」

這話……似乎更像在形容玉珍公主吧？

雖然大家心裡都有這個共識，卻沒人當面說出口，小姑娘們硬憋住笑，瞪大眼睛猛點頭，表達自己完完全全、絕絕對對的認同，誰讓人家是皇帝唯一的女兒。

從小玉珍公主就看鄭以芳不順眼，每回見面都得挑點事兒，也莫怪她，實在是除身分之外，不管才藝、規矩、脾氣、容貌……公主半點都比不上鄭以芳，若不是鄭以芳處處退讓，不曉得都上演多少齣好戲了。

「妳們給我聽清楚了，以後不許在背後說那個醜八怪的好話。」

醜八怪？指的是誰啊？鄭姑娘嗎？她是眼瞎，還是睜眼說瞎話？不過這也未免管得太寬了吧！

只是眾家小姐不敢反彈，只能低頭聲應道：「是，公主。」

見眾人唯唯諾諾，玉珍公主輕哼一聲，取出千兩銀票往桌上一拍，道：「我賭楊婉瑄贏！」

什麼？她們不過口頭說說，哪有真要論輸贏，只是公主把銀票都掏出來了，誰敢反對？

不滿噎在胸口，大夥兒再不願也是有錢掏錢、沒錢拔首飾，一面倒地……押楊婉瑄贏。

這時，一張銀票重重地被拍在桌面上。「我押鄭以芳贏。」

是誰那麼大膽子敢跟公主叫板？

抬眼，發現是國公府的小公子鄭以笙，瞬間許多姑娘羞紅雙頰。

他頭上戴貂鼠帽子，足下踩青緞皮靴，人才如玉、氣質翩翩，身著簇新長袍，腰束錦帶，顯得十分精神。

人家才十二歲就成了探花郎，日後前程遠大著吶！

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玉珍公主口氣沒有之前囂張。

她討厭鄭以芳，但對鄭以笙感覺還不差，誰讓他長了一副好皮相，誰讓同性相斥異性相吸。

「沒事，就是來湊個趣，公主不歡迎嗎？」他揚眉一笑，分明還是個小少年，可不知是個子夠高還是那雙眼睛沉穩得不像個少年，硬是讓圍成圈的姑娘們羞紅了臉。

啥？她們年紀更大些？

沒聽過女大三、抱金磚，大個幾歲算什麼？重點是他家世好，有才又有貌，氣質風度樣樣皆上乘。

「隨便你，你要押就押吧，要是輸了，可別跟皇奶奶告狀。」

以笙衝著公主笑得滿臉桃花，害玉珍公主胸口一跳一跳，沒法子呀，她就是會對好看的男子癡迷。

「楊姑娘承讓了。」

以芳一句話宣佈了結局，以笙身旁的丫頭上前，喜孜孜地將桌上的「賭資」全收進帕子，就知道有這種事會發生，幸好她帶了條大帕子。

以芳走出涼亭，對著公主屈膝行禮，婉順溫柔、謙恭和善，那動作、那角度，完美到宮中的禮儀嬪嬪也挑不出毛病。

玉珍公主挑釁道：「妳用了什麼手段贏棋？」

手段？以芳微蹙雙眉，卻半句話都沒說，只是輕淺笑著。

在旁人眼裡，這叫給台階下，可玉珍公主看在眼裡，卻覺得自己被狠狠輕蔑，一股氣蹭地冒上頭頂，溫度快升十度。「我最看不慣妳這德性，有什麼事就直說，別笑得不陰不陽的，噁心。」

她輕吐氣，問：「不知公主希望我說什麼？」

「就說說妳為了下我的面子，用什麼手段贏棋？是趁人不備偷換棋，還是有什麼更骯髒下流的手法？」

這話……真過分，人家棋下得好好，誰曉得妳會突然出現，會莫名其妙下賭注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！

圍觀者敢怒不敢言，而以芳嘆口幾不可辨的氣，輕抵雙唇、強行忍耐，楚楚可憐的模樣令人為她抱不平，就在有人打算幫以芳說上兩句時，輸棋的楊婉瑄看不過眼，搶先開口。

「回公主，民女自幼師承默竹先生，學了八年棋藝，想是沒人能在眼前使手段卻不教我看穿，楊姑娘的棋藝勝我何止一籌，民女甘拜下風。」

「狗咬呂洞賓，我在幫妳說話！」玉珍公主氣恨地看著那個不知好歹的東西，抬手就想搨人。

情急間，以芳一把抱住楊婉瑄，玉珍公主的巴掌狠狠落在以芳後背，砰地一聲，疼得她蛾眉緊蹙。

以笙見狀，連忙上前扶起以芳，道：「倘若公主輸不起，東西還給公主便是，何必動手？」

她是誰啊？她會輸不起！玉珍公主猛地抬頭，卻發現大家看她的眼光都不對了……該死，她又著了鄭以芳的道，恨恨一跺腳，帶著婢女離開。

以芳對楊婉瑄道：「楊姑娘，失禮了，我身子有些不適先回府。」

見以芳聲音柔弱，眾人心想，聽說玉珍公主常跟著宮衛學武功，那一掌許是內傷了。

楊婉瑄感動地握住以芳的手，誠懇道：「今日是楊府招待不周，他日再送帖子請

鄭姑娘過府一聚。」

「是。」她勉強擠出笑臉，蒼白的小臉滲出一層薄汗，被以笙攙著離開。

看著兩人背影，有人道：「唉，木秀於林，怎能不招人嫉。」

「也是鄭姑娘好性子，否則誰忍得了那刁鑽貨。」

「小聲點，那可是公主。」

「長那個樣子還公主呢，日後和親，也不曉得哪國君主要吃虧了。」

在大夥兒的批判聲中，以芳和以笙上了國公府馬車。

車簾剛落下，以芳忙坐直身問：「這次公主押幾兩銀子？」

「兩千兩。」

「哈哈，又賺上一套鋪面，我真是愛死了公主的大方。」以芳搞不懂，她怎就那麼賭性堅強，輸過一回又一回，還是無比慷慨。

「別樂，那巴掌……很痛嗎？」

「哼哼！」她輕蔑地笑兩聲。「什麼巴掌，那叫撓癢癢。太好了，這下子我又可以養個十天半個月的傷，不必出門應酬。」

應酬真是憋死人的活動！她一樂，全無形象地往軟枕上躺去。

蘇木施展輕功，飛快在林間奔跑。

咻咻咻……無數箭矢朝他的背部射去，嘴角啣起笑意，一個竄身，轉眼，執弓者再也找不到他的身影。

樹下，七、八名刺客舉弓圍成一圈，目光向四方望去，不久後他們決定朝前方追擊。

站在樹梢頭，蘇木濃濃的眉毛微微挑起，他長得很高，頗長的身量配上俊朗五官，讓他的回頭率比常人多上幾倍，只不過他的額頭有塊紅色葉形胎記，破壞了幾分完美。

看著遠去的刺客，他眉目間沒有憤怒驚懼，只有不顯山不露水的驕傲。

他不知道理由，但從小到大，每回他和師父要離開住處時，就會演上這麼一場戲——每次都會將黑衣人引來，每次他們都欲置他於死地，並且每次他都狼狽卻成功地逃脫。

對於這齣每隔一兩年就要演出的戲……年幼時他曾問過師父，得到的答案是——

「你沒有足夠的能力知道答案。」

他雖沒有否認，卻打心底認為是師父小看自己。

那是處植滿藥草的山谷，終年恆溫二十度，能養出絕佳的藥材。

他們已經在這裡住滿三年，他們很少在同一個地方住這麼久，大概是這裡最符合師父的喜好吧。

他是在原主兩歲時穿越進駐，在這十幾年當中，他跟著師父學習醫理以及武功。不管搬到哪裡，師父都有一間屋子，裡面有大量藏書，五花八門的書冊，有醫經、

武功祕笈、農事水利、經世治國、工匠手藝……內容包羅萬象，師父從不告訴他該讀哪些，但歲月漫長閒著也是閒著，他便逐一讀過。

有意思的是，只要發現他對哪方面感興趣，過幾天那方面的書就會陡然倍增。

換言之，師父雖不干涉他學習，卻把他的一舉一動全放在心底。

前世唸醫學院時他是高材生，學習之於他跟喝水呼吸一樣自然，許是發現他的與眾不同，四歲還是五歲時……蘇木不記得了，只記得師父先是試探他是真讀或假讀，緊接著書越塞越多，發現他還真的把內容給融會貫通，再然後……身邊來了許多師父舊友，他們一個個成為蘇木的短期師父。

三個月、五個月，還有人一待就是一整年，他們在他身上下的功夫，不會比師父少。

蘇木不認為自己是人見人愛、花見花開的孩子，值得那麼多有識之士悉心教導，針對這點他也問過，師父說：「他們欠我一條命。」

該不該信？他不確定師父給的答案有幾分真實性，但只要師父給出答案，他就不再追問。

原因一：他是個寡言的傢伙；原因二：不管師父的話準確度高不高，說出口就代表他的態度，既是如此，何必浪費口水追根究底？

因此分明察覺師父在放屁，他也只是聳聳肩就當過去了。

走進月亮門，見師父一手捧著酒杯，一手拿著葡萄，吃得正起勁兒，他的腰帶沒繫緊，衣襟處鬆垮垮的，露出半個胸膛，很難相信，他竟是百姓口耳相傳的醫聖。當醫聖的不都該留白鬍子，一臉的道貌岸然，就算沒有，總該曉得酒多傷肝，能不碰就別碰，對吧？

對於這點，他一樣問過師父，知道師父怎麼回答嗎？

他說：「身為醫聖就算不能學神農氏嚐盡百草，至少得捨身試藥，為師若是不傷點肝，怎製得出天下百姓人人吹捧的保肝丸？」

這種似是而非的話，能說服得了早慧的蘇木？當然不能！就算他說的是真理，但保肝丸已現於世，肝臟總不必再繼續往下傷。

他回答，「喔。」

沒想，只收到一聲喔的師父不滿了。

蘇木認為這是尊重隱私，師父卻認定他性格冷漠，不懂關心別人，看吧看吧，做人多難。

於是他問：「那這回師父傷肝，又想製什麼更厲害的護肝聖品？」

他這叫虛心求教，可師父被噎住了，竟說道：「你這是在反駁我？一日為師、終生為父，你這個不忠不孝的壞傢伙！」

瞧瞧，不問叫冷漠，問了叫反駁，當醫聖的徒弟非常人所能吶，若非確定師父是男性，蘇木肯定要認定他經期不順，可惜這裡沒有大豆異黃酮或荷爾蒙可以做補充。

「回來了。」蘇葉仰頭，一顆葡萄加上一口酒，品嚐葡萄與酒在唇舌間混和的甜美滋味。

「是，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兩個時辰以後，老張會來接我們。」

蘇木當了他兩年學生，直到最近才曉得老張是致仕閣老，家族裡大大小小在朝堂上能說得上話的，沒有上百也有數十人，算得上大號人物。

兩個時辰？不必打包嗎？還在喝酒？他看一眼師父卻沒多話，逕自往房裡走。他先從櫃子裡取出一個天藍色瓷瓶，坐到鏡前，拿起棉布沾上瓷瓶裡的液體，對著鏡子把額頭的胎記蓋住。

蓋住胎記後，他尋塊布將櫃子裡的瓶瓶罐罐全收進去，那些奇奇怪怪的用藥，有的是師父教導調製，有些是自己瞎折騰出來的玩意兒，至於其他……

想帶的東西很少，他只簡略收妥兩套衣服，順手將床頭的書收進去，這書是前朝工匠李戚手稿編輯而成，師父不知道從哪裡搜羅到的。

他是個能人巧匠，對於機關設計相當厲害，首閱時，蘇木聯想到達文西，他不清楚前朝覆滅後李戚流落到哪裡，若他能被重視、發揚光大，說不定中國也會有個達文西，可惜這書冷僻，他曾在各處的書肆裡尋覓，都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。

收妥書冊，蘇木往書房走去，若讓師徒各自選擇非要帶走的東西，不必懷疑，師父肯定要帶走藥草，而他肯定是書房裡的藏書。

前腳踏進，蘇木便發現裡頭有好幾個陌生人，看穿著打扮是下人，但氣質像文人，他們正在給書冊打包收箱，師父真瞭解自己，不過他們從哪兒來的？莫非也都欠師父一條命？

聳聳肩，他沒打算問，若是該他知道的，師父自然會說，不該曉得的，問了也是白問。

既然搬家瑣事有人處理，蘇木走到師父身邊，拿起盤子裡的葡萄張口就吃。

平心而論，這裡的農業技術遠遠不及未來，產出的水果不管是外觀或甜度都相差甚多，幸好人的舌頭只有三個月記憶，也幸好早在自己之前，這個身子便已習慣這裡的飲食，因此穿越後，他並沒有不適應的問題。

且師父是人人口中稱頌的醫聖，看一趟病能賺上十金百金，對於有錢人來說，錢再多都沒有命重要，所以他們從不缺錢，日子算得上趁心愜意。

「不問問咱們去哪裡？」蘇葉放下酒杯，坐直身子。

「不問。」他吞下葡萄。

「為啥不問？不好奇嗎？」

「若師父不想讓我知道，會說：去該去的地方；若師父想讓我知道，自會實話相告。」

簡單來講就是——會說就會說，不會說問了也是白搭

蘇葉翻白眼，這孩子怎地越長越無趣？沒意思極了！

再盛一杯酒，他索性敞白了說，「咱們要去京城。」

蘇木微哂，沒猜錯啊，難怪動靜弄得這麼大，連張閣老都出面了。

揚揚眉頭，蘇葉等著徒弟問「去京城做啥」。

但蘇木半句不問，只是拔下葡萄，一顆顆往嘴裡丟。

悶！這敗家子，葡萄多貴啊，這吃法有幾家人養得起？要不是他這個師父的本領太高、人緣太好，他啊……吃土去吧。

徒弟不問，師父只好繼續解答，「皇太后病了，招為師治病，你隨我一起進宮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屆時我會留你在宮裡，陪皇太后說說話，解解憂鬱。」

陪說話？咳、咳，他被葡萄子給噙到。

要他開刀，行！要他開藥，沒問題！要他這種冷心冷肺的冷清傢伙陪聊天，砍了他吧！他不解地望向師父。

見徒弟被自己為難到，胸腹間那口悶氣終算發洩，蘇葉板起臉，擺出師父姿態道：

「別想討價還價，師父怎麼說，你乖乖照做便是。」

他想了想後猶豫問：「皇太后與師父有舊？」

這話問得隱晦，但誰聽不明白，意思是一一皇太后是您無緣的舊情人？

腳一伸一縮，速度之快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他不是醫聖而是武林盟主咧，幸好蘇木在被攻擊訓練十幾年後，閃躲的功力也不賴。

他狠狠剮蘇木一眼道：「別胡扯，皇太后比你家師父大十幾歲，為師這棵嫩草不是隨便能啃的。」

蘇木輕哂，「倘若保養得宜，相差十幾歲又如何，年紀不是問題、身分不是距離，但凡是真愛便可以。」

「胡扯！」

一串矜貴的葡萄條地往蘇木臉上砸去，也沒見他身體移動，葡萄已被他穩穩地抓在掌心。

「師父，家不能這麼敗的，雖然咱們賺錢還算輕鬆。」

「誰說咱們，錢是我賺的。」

「這兩年病人是我看的、藥方我開的。」

「呸！人家是看我這塊醫聖招牌，才肯花那麼多錢。」

蘇木淺淺一笑，道：「師父，實話實說吧，除了侍疾外還要我做什麼？」

聞言，蘇葉眉心一緊，這傢伙心眼怎就這麼多？越來越不好糊弄了。

一堵高牆，六、七個穿著光鮮亮麗的少年公子貼牆站立，有人拿扇子搧風、有人低聲交談，當中還穿插幾個穿著藍色粗布衣的平頭百姓。

遠遠地，又有兩名男子走近，他們挑選好位置，給上一塊銀子，那平頭百姓便把貼牆的位子交給他們，並遞上一小束鮮花。

「還有多久？」剛來的紫衫男子問。

「快了，那頭琴已經擺上。」

「不知道鄭姑娘今日會不會吟上一首詩？」

「可遇不可求，我已經來這裡蹲兩個月，也就聽得那麼一首。」

「這鄭家姑娘莫非是天女下凡？貌美才高又如此溫柔可親？」

「你見過？」

「見過一面，那氣韻渾然天成，便是仙女下凡也不過如此。」

蘇木行經眾人時，聽了那麼一耳朵，心道：誰啊，評價這麼高？

帶著好奇，他走開幾步，直到無人的地方，輕輕往牆頭一躍，幾個鼠身飛往樹梢頭，遠遠窺視。

亭子裡已擺好香爐和古琴，桌面上吃食擺滿一桌，盤盤精緻，據說這鄭國公府裡的吃食絲毫不遜於宮裡。

水沸，芊芊一雙素白小手從七、八種茶葉中做挑選，熱水才沖下，就見小姐朝亭子奔來，身後六少爺也飛快跟著。

這國公府裡兒子生太多，得知又是個兒子時，家人臉上不見喜色，若非母親偏心，小公子大概會過得比庶子都不如。

說也奇怪，女子本該溫文柔雅，生在這大家族更該琴棋書畫樣樣學的，可偏偏以芳得用棍子壓著才勉強肯坐在書桌前，分明比弟弟大，認的字卻沒有弟弟多，非要尋出幾個優點來說，大概就是心大吧，成天樂呵呵的也不曉得在高興什麼，好像從來不曾見她生氣。

當然，她的演技也是一流的，在外頭溫良婉順，規矩十足，一回到家裡立馬成了個女流氓，這麼反差的角色，也虧得她不會精神錯亂。

另外她的力氣也非凡人能及，嗯……往右邊看過去，對對對，就是那片梅林，有沒有注意靠路邊的第七棵？就是攔腰折斷的那棵。

去年春雷厲害，國公夫人從樹下走過，雷打下來，轟地樹頭自燃，嚇得跌坐在地，以芳心疼娘親，腳板一踹，種了七、八年的梅樹攔腰折斷，直到現在也沒見長出新枝葉。

這力氣，夠嗆人吧！

再說說這府裡的六少爺，那可是個神童吶，兩歲能認字，三歲作了首「鵝鵝鵝，曲項向天歌……」呂相爺聽見，一把將他抱起來，高高舉起，直說他是天上星宿下凡塵。

這話夠嘔人的，前頭幾個少爺，年紀輕輕上戰場，一口氣砍下幾百顆腦袋，為朝廷立下大功，呂相爺沒誇獎，女婿從三品將軍飛升到一品大將，他沒誇獎，一首不到二十個字的詩，就讓小少爺和天上星星作了聯結，這是明明白白的偏心吶！但以笙確實不簡單，十歲通過院試，成為當屆最年輕的秀才，然後一路鄉試會試殿試下來，十二歲的他在今春騎上大白馬，是進士遊街隊伍中最耀目的探花郎。至於兄弟姊妹之間的相處……

姊弟首度見面，以芳心裡留下陰影，對這弟弟有多遠躲多遠，免得把疝氣之疾算在她頭上。

而弟弟見到姊姊哭、見不到姊姊也哭，哭到讓娘親焦頭爛額手足無措，也不知是誰出了餽主意，去請來道婆，那道婆旁的不會，騙人的話信手拈來，她說：「這小公子非凡人，他來自天庭，眼睛太乾淨，見不得半點汙穢……」

合著以芳就是汙穢是吧？這麼一搞，疼愛妹妹的五個哥哥不滿了，聯合起來排擠這個弟弟。

於是在母親、外祖眼裡的寶貝，成了兄姊眼中的小石子。

照理說這種情況應該會持續發展下去的，但自以笙能走路，成天到晚在以芳面前極盡巴結之能後；在小時候以芳控制不住力氣，往往手一伸、腿一橫，弟弟就摔得四腳朝天，身上老是出現不明瘀痕，娘問起時，口齒伶俐的以笙立馬編出一套套不同說詞，把情況給糊弄過去之後；在每每闖禍，弟弟總搶在前頭收拾之後……就算以芳的心再硬，也被焐暖了，這不，隨著年紀增長，她習慣弟弟鞍前馬後的伺候，對他的不喜漸漸變成依賴。

看見兩姊弟一前一後走進涼亭，芊芊忙把茶奉上，朝牆那邊喊一嗓子，「小姐來了，要彈琴嗎？」

「嗯。」掐著喉頭，以芳靠著牆緣、嬌嬌嫩嫩回答一聲。

圍牆外的男子連忙停下交談、站直身子，一個個拉長脖子。

以芳回答後，往軟椅上一躺。

「小姐，六少爺新買的話本。」芊芊雙手奉上，六少爺交代得很清楚，她的重點工作是奉承大小姐。

「小姐，想吃蘋果還是梨子？」拾拾問。

「蘋果。」

「是。」拾拾拿起蘋果削皮。六少爺說，她的重點工作是餵飽大小姐。

「我給小姐捏腿。」佰佰坐到椅子旁，六少爺說她得讓大小姐通體舒暢。

有幾個丫頭伺候，以芳張開兩條腿，滿足地吁了口氣，丟掉禮儀、丟掉規矩，這才是人生啊。

她被寵壞了，但以笙很滿意，對她就該寵、用力的寵、死命的寵，最好寵到嫁不出去，留在府裡一輩子才好。

想到前世的暗戀女子此生成了親姊姊，淚腺裡面的液體又蠢蠢欲動。吸吸鼻子，以笙連忙嚥下胸口酸澀，坐在琴前，閉眼、再睜眼……一串樂音從指下滑出。

那真真是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，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間關鶯語花底滑……聽得牆裡牆外一片如癡如醉。

接過拾拾削好的蘋果，咬一口，聽著叮叮咚咚的音樂，她卻大嘆氣，漂亮的兩道眉毛下意識皺起，這幾天心情有點糟，總覺得莫名的不安。

「小姐不开心嗎？」佰佰捏著小姐小腿柔聲問。

「小姐肯定是想五味齋的滷味了，我去給小姐買些回來？」拾拾道。

「還是話本寫得不優？」芊芊問。

是這樣的嗎？只是因為話本不優、吃不到心心念念的滷味，心情才會低落？不知道，她就是覺得莫名不安，連著幾天都睡不好。

「小姐開心點吧，六少爺說待會兒要陪小姐上街。」佰佰道。

夫人規定了，不管扮男裝或女裝，小姐都得讓少爺陪著才能出門，過去幾個少爺在家，可以輪番帶，可現在只有六少爺能帶，小姐自然是悶了。

她可有可無地應了一聲，強勾起笑臉，把胸口那層不豫給丟開，專心看起話本。那頭，以笙一曲既罷，牆外的討論聲紛紛響起。

「小小姑娘竟有如此琴藝，著實難得。」

「國公夫人可是呂相千金，想當年那手琴藝舉世無雙吶！」

「有這樣的娘親教導，自然與眾不同。」

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……」

「繞梁三日……」

從以芳對著牆外應上一聲開始，蘇木的笑容就沒停過。

以芳背對蘇木，他並未看清她的容貌，倒是對彈琴的以笙有幾分欣賞，年紀輕輕有這手琴藝，確實不簡單。

曲罷，他跳下高牆，聽見牆外無數讚嘆聲，他抿唇輕笑，道了聲小騙子。

不知道師父和小騙子一家有啥關係，摸摸懷裡的拜帖，他運起輕功，飛快離去。牆外的少年們確定不會再有第二首曲子之後，眾人紛紛將花束往牆裡拋，之後慢慢散去，以笙身邊的小廝見狀，忙越牆收錢去。

「小爺，這是今兒個的五成銀子，一共十二兩。」

領頭的奉上銀子，自從小爺給了他們這門賺錢營生，幾個月下來，大家都攢足了銀子，想回鄉給爹娘蓋新房。

「把風聲透出去，明兒個小姐要與好友鬥詩。」小廝道。

「鬥詩？」太好了！這下子一個位置至少可以拿十兩銀子，他笑得見牙不見眼。丟下話，小廝往牆上一竄，又回到牆內，將銀子交給主子。

以笙接過錢，忍不揚眉笑開，這一笑……沉魚落雁、閉月羞花，該死的，才十二歲就這副德性，等長到十五、二十五……京城女子得有多少顆芳心落在他身上？不是他愛錢，實在是他得養小姊姊吶，為當一台合格的人肉提款機，他必須生財、斂財、聚財。

細細數過銀子，連同上回賣掉的畫和各家鋪子營收，兜裡又存了近千兩，這筆錢可以再開什麼鋪子？

不管什麼鋪子，都得日進斗金才行。

想到斗金，他越笑越開心、越得意，一笑傾城、再笑傾國、三笑……咻，話本像血滴子似的朝他射過來，眼看它就要砸上額頭，只見小廝不慌不忙、熟門熟路地伸手攔下。

以笙沒生氣，以芳不意外，兩人都清楚，打不到的啦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以笙小心翼翼走來，陪著笑，十足十的哈巴狗。

她知道自己心情不穩定，也知道自己在遷怒，是非對錯、黑白分明的她飛快認錯，

「對不住，是我心情不好，你別笑。」

說完，一個用力不當，蘋果轉眼……出了汁。

以笙的小心肝抖了兩下後，道：「我不是在笑妳，我是在想，存的錢可以再開一間鋪子了，這次要開什麼才能賺更多錢？往後不小心在外頭闖禍，能不必經過娘那關，咱們自己拿錢擺平。」

鄭以芳是京城最有名的名媛閨秀，一舉手一投足皆是世間女子的典範，可那是被娘壓迫出來的，其實她比牛都野，因此以笙替她創造了另一個身分——鄭國公府表少爺，方震。

這身分能讓她充分發揮本性，雖然招惹的禍事不多，但每回被告到府裡，娘親都會嚴格教訓得讓她想哭。

以笙的說法讓她暫且忘記壞心情，忙問：「開什麼鋪子？」

「我本想開一間錢莊，廣告詞上頭寫：當你有困難的時候，能借你五文的是鄰居，借你五兩的是朋友，借你五十兩的是家人，能借你五百兩的是『我們』。當你還不出錢時，會對你生氣的是鄰居，會與你絕交的是朋友，會諒解你的是家人，會打斷你手腳的只有『我們』，惡質錢莊友善提醒。」

以芳笑了，她明白弟弟這是變著法兒逗她開心，他老愛說一堆怪言怪語，哄她開心。

「開錢莊，銀子夠嗎？」以芳問。

「是有點不足，要不開一家首飾鋪子，廣告詞上寫著：帶外室來打九折，帶妻子來打八折，兩個一起帶來不用錢。」

「兩個一起帶來，會打起來吧。」

「說不定還會出人命。」以笙說完，兩人笑成一團。

看著以笙那副小狗樣，小廝心在滴血，主子啊……您這圖的是什麼？

「妳不生氣了，我給妳彈曲子？」

「行，可我不聽那種叮叮咚咚的爛曲子。」

爛……曲……子？多少人在吹捧這「爛曲子」？小廝在一旁捶胸頓足，拿頭撞樹幹。

「知道，不彈爛曲子，彈妳愛聽的。」

以芳說爛，那就肯定是百分百爛、千分千爛，從頭到尾的爛。

以笙坐到琴前，深吸一口氣，指落音起——

丟掉手錶丟外套，丟掉背包再丟嘮叨，丟掉電視丟電腦，丟掉大腦再丟煩惱，野心大膽子小，跳舞還要靠別人教，恨的多愛得少，只想越跳越瘋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……一顆心撲通撲通的狂跳，一瞬間煩惱煩惱煩惱全忘掉，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，委屈自己一秒……

從前奏一下，腳板就跟著打拍子，然後頭左右晃、肩膀前後、身子扭動，再然後唱到高昂處，她跳下地，折一根樹枝開始跳起舞，左劈右刺、前挑後撞，跳得一整個淋漓盡致。

若五月天看到自己的歌被這麼搞，不知道心裡是怎番滋味？

但以笙才不管五月天，他只管眼前看的到的春天、夏天……

「小姐，夫人領著忠勇侯夫人馬上要過來了。」婢女飛快跑來通風報信。

聞言，以芳立刻坐正，拾拾上前給姑娘收拾衣服頭髮，佰佰將桌面拾掇好，擺上

棋盤，佈好腦袋裡背過千百回的棋局。

當兩位夫人走過來時，只看見兩個天仙似的姊弟凝神專注地下著棋，風吹過來，歲月靜好……

第二章 一見鍾情

望著臉色蠟黃的皇后，蘇葉皺眉，走到桌前，蘇木在旁研墨伺候，他細看師父開的方子，又是肝鬱？他下意識轉頭，目光恰恰對上皇后娘娘，兩人就這樣對上視線，誰也沒有避開。

鵝蛋臉，一雙濃眉，黑白分明的杏眼，姣美的五官嫵媚中帶著三分英氣，這樣的人應是爽朗大方的，很難想像會因抑鬱而生病，是……這四堵金壁輝煌的高牆，堵住女人的想望？

宮裡女人好像都有這麼一個毛病，皇太后有、皇后有，隨便指個嬪妃過來，大概都跑不掉。

也難怪，皇帝就一個，娘娘妃子千百個，為爭寵多思多慮，夜裡睡不著，白天精神哪會好，精神不好什麼毛病都來叨擾，這裡痛、那裡不舒服，緊接著就沒胃口。心情不好、身體不好已經夠苦，太醫再一天三碗藥伺候，一天天下去，臉色不蠟黃都得蠟黃。

皇宮？是五星級女子監獄吧。

既然非把人給拘禁此地，何不開上百十畝地，讓娘娘和宮女們一個個挽起袖子下地種糧，勞動筋骨、曬曬陽光，至少有足夠的維他命D，不至於骨質疏鬆，至少累了餓了能吃多睡好，不至於營養缺乏，不會自律神經失調。

以皇后娘娘的條件還肝鬱，那其他嬪妃還活不活？至少她在這一畝三分地裡，已是人生勝利組。

皇后有個親兒子，排行老二，雖未封太子，但唯一的嫡子，不封他封誰？

啥？心不安，因為有大皇子在旁虎視眈眈？不會不會，別瞎操心，大皇子雖非皇后所出，但大皇子出生不久生母便離世，據說皇后待他如己出，母子倆感情深厚。所以，唯一的解釋是皇后患有先天性憂鬱症？

「皇后娘娘請遵醫囑，好生用藥才是。」蘇葉把方子交給宮女。

「多謝蘇大夫。」皇后看著蘇葉的目光中帶著親切，彷彿兩人是相知相交多年的老朋友，而蘇葉待皇后也未如其他太醫那般恭謹。

「該做的。」

「去看過舒娘了嗎？」

「阿木幫我遞過拜帖，出京前會去見見。」

「你還要出京，不是說好——」

話未竟，蘇葉截下。

「我去尋一味藥草，離京不遠，宮裡有阿木伺候。」蘇葉把蘇木往前一推，道：

「非我誇口，太醫院裡的太醫，怕是尋不到幾人醫術能及得過他的。」

皇后傾身向前，上下打量蘇木，兩道劍眉，一雙深邃大眼，人才如玉、氣質翩翩，是個極俊俏的小伙子。

看過一眼又一眼，她只覺這孩子不但長得好、氣度更好，難得的是年紀不大，卻穩重得教人心安，從他進屋，強大的存在感就讓皇后目光頻頻落在他身上，她相信，這孩子日後必要飛黃騰達的。

「蘇大夫真決定這輩子就這樣過？」從見到蘇葉就想問的話，直到現在才說。

「我過得很好。」

「終是教人掛心。」言談間，皇后目光落在牆頭畫上。

順著皇后的視線，蘇葉轉頭，一眼認出是誰的墨跡，心臟重重撞了兩下，面上卻半分不顯。他轉開話題道：「跟著我一個大男人，日子過得沉悶，把阿木性子都養腐了，娘娘有事無事傳他來說說話，看能不能讓他改改性。」

不願談？皇后只能順著他的話說：「男子性子穩點好，多言顯得輕佻，我看蘇大夫把他教養得很好。」

老王賣瓜，見自家瓜被別人誇，他忍不住驕傲。「是這孩子資質好，要是換了株歪苗子，怎麼也養不正。」

歪苗子？沒錯，若是個歪苗子，再掰也掰不正那份心思。皇后下意識皺起濃眉。蘇葉道：「阿木，你好生伺候著，為師恐怕得十天半個月才回得來，若太后或皇后娘娘病情反覆，你斟酌著用藥。」

「是。」

送走師父，蘇木隨著敏姑姑回到皇后寢宮，這時皇后已下床坐到桌邊，眼神示意，敏姑姑將他領到桌前坐下。

蘇木安靜地坐著，眼不動、眉不動，像個木人似的，看得皇后想笑，是人如其名、蘇葉刻意教導，還是天性如此？

這讓她想起當年的皇帝，他也是個少年老成的，在後宮長大的鳳子龍孫沒有天真的權利，從小一路競爭著長大，心理的權衡比誰都多，便是因為如此……才教他們夫妻漸行漸遠？

宮女送來茶水，皇后把點心往他跟前提。「你可知我與你師父是舊識？」

換言之，師父的老情人不是皇太后，而是皇后？帶著對八卦的好奇，他挑眉。

喜歡這個話題？皇后娘娘從他微小的表情裡讀出信息，莫名地因為他的喜歡而歡喜，拿起糕餅遞到他身前盤子，示意他吃。

像回憶似的，皇后道：「那年雲英未嫁，我與舒娘交好，兩人時常往來，也常在彼此家裡住下，年輕歲月有太多可說可玩的事兒。」

「蘇葉是舒娘的表哥，她彈得一手好琴，而我擅棋，那時我經常與蘇葉對弈，舒娘在一旁撫琴，午後微暖陽光灑在身上，春風徐徐拂過臉龐，歲月靜好，本以為可以這樣一生一世的，誰知長大並非是件好事。」停下話，她發現蘇木皺眉，看著手中糕點。

她瞄宮女一眼，宮女上前回話。「是松子糕。」

「不喜歡松子？」

蘇木點點頭，把糕點放回盤子裡。

皇后失笑，他也不喜歡松子糕，可當時兩人濃情密意，她偏愛使小性子，非要看

著他一口口把糕點吃完，才綻露笑顏。

「不喜歡就別吃。」她把自己的盤子往前推，給蘇木換了新糕點。

「舒娘以為蘇葉喜歡我，刻意製造機會拉攏，殊不知你師父心上那個人不是我，就這樣陰錯陽差地，鬧一場笑話，都尷尬上了，有好長一段時日，我們下意識避開彼此。」

皇后說著說著，眼神遠飄了。

她不知道為什麼會同蘇木訴說往事，是深宮寂寥、人人戴著面具，心事無處可說？不管怎樣，有人願意傾聽，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

「婚姻之事、媒妁之言，舒娘比我幸運，有對疼愛她的父母親，依著她的心意，將她嫁與心上人，至今成親二十餘載，夫妻鸞鶼情深、和樂圓滿。

「而我一紙皇令嫁與帝王家，原是無情無意的，但處著處著也處出感情，總覺得人生嘛，哪有那麼多情情愛愛的，義務責任才是重要。」

可最終還是愛上了，她想過倘若沒有愛上，是否就不會傷得那樣深刻。

「我是這麼認為的，可眼看你師父竟然一年年、一天天堅持著無謂的堅持，許是女子活得不易，更容易向這世間妥協吧，蘇葉把所有精力全用在醫術上了，舒娘為表哥擔心，讓我想辦法牽姻緣線，可知，你師父怎地反應？」

皇后娘娘看著他的眉眼，凝視他的表情，她想、有一點點明白了，明白自己為何選擇向他吐露心事。是因為安心吧，因為他有著與年齡不符的沉靜。

「他跑來警告我，我可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啊，他居然一掌拍上桌面、撂下狠話，讓我別多管閒事，他說自己不只是醫者，也挺擅長用毒。

「是活生生的恐嚇，如果我性子壞上幾分，肯定讓他吃不完兜著走，但我沒有，因為……感動，感動他對感情的執著，天底下三妻四妾的男子多得是，有幾個人像他那樣，堅持著一份不可能的堅持……」

蘇木很難想像，師父曾經是個風流倜儻、斯文溫柔的男子，想起他的酒肚和紅鼻子，唉……肝鬱啊，他得試試把藥方製成丸，哄著師父吞下去。

胡思亂想間，下人來報，說大皇子、二皇子來請安。

蘇木直覺站到皇后娘娘身後，不久兩名男子一前一後走進來。

走在前頭是皇后所出的二皇子燕瑀，五官普普，身材圓潤，一雙眼睛帶著暴戾邪氣，他一進門便對上蘇木，打量過幾眼後不屑地撇開目光。

走在後頭的是大皇子燕楨，比燕瑀大一歲，略高，方頭大耳，抿唇繃臉，看起來有些嚴肅，但見到皇后那刻，眼底不自禁地流露出孺慕之情。

「給母后請安。」兩人異口同聲。

燕楨上前，細細觀察皇后臉色。「聽聞宮人道，母后今晨不舒服？」

燕瑀眉心攏起，不屑輕哼，要他來討好？小人！搞不清楚誰才是母后所出？

「老毛病了。今兒個太傅沒生氣吧？」她拉起燕楨的手，臉上有些擔心。

昨日燕瑀拉燕楨逃課，太傅上告皇帝，燕瑀把事全往燕楨頭上推，燕楨吃足悶虧卻一語不發，任由皇上發落。

皇后擔心太傅斥責，昨兒個悄悄地命敏姑姑送禮到太傅那裡，沒想關太傅性情耿

直，把禮退回來，還讓人傳了一句「慈母多敗兒」。

「太傅罰了，讓兒臣抄書三十遍，沒事，熬兩宿就能寫完。」燕幀磊落，絲毫不見委屈。

燕瑀卻大翻白眼，裝啥好人，成天賣乖，難怪母后偏心到他身上。

見燕瑀不以為然，皇后連斥責他的心思都沒有，她心知肚明要是再多說上兩句，暗地裡他必定從幀兒身上找補，一句嫡庶之別就讓幀兒受盡委屈。

「別熬得太晚，我讓人做夜宵給你送去。」皇后道。

燕幀一聽，笑彎眉眼，嚴肅的臉龐瞬間柔和。

他最喜歡母后了，小時候母后常把他抱在膝上，逐字逐句給他唸書，還摸著他的頭，慢慢教導他為人處世的道理。

生母身分低賤，他在後宮備受冷落，直到五歲生母病逝，他被送到母后膝前，母后待他極好，她的疼惜不摻半點虛假，這樣的母后成了支撐他的最大力量。

小時候他常因為弟弟受盡委屈，一回燕瑀將宮女推入湖中，撈上來時已剩半條命，燕瑀不敢承認，就把事賴到他身上，父皇大怒，命他跪在雪地裡。

他不服、他憤恨，他指天為誓，道：「倘若是我推人入湖，必教我……」

母後來了，及時掩住他的嘴巴，捧起他的臉，抹掉臉上結成冰珠子的眼淚，然後說：「心意若誠什麼都不必說，心意虛偽才需要發誓，不是你做的，便是髒水潑你一身也汙不了你的心。」

母后沒向父皇說情，卻靜靜地陪著跪在他身旁，母后把他的手裹在掌心，讓自己靠在她懷裡，他永遠記得那天，母后的手很冰卻很柔軟，記得母后身上傳來淡淡馨香，一點一滴將他滿腹憤然融化。

太監進殿裡稟告，父皇雖生氣，卻讓他們起來。

敏姑姑抱他回宮，母后一路牽著他的手，在敏姑姑後背，他看見雪地裡映上兩排腳印，每個印子都在告訴他，必須用一輩子的孝順來回報母后。

從那之後，背黑鍋於他不再難受，因為他知道母后信任自己，旁人如何他不管，只要母后知道，他便不傷心。

「兒臣書抄好後，先請母后過目。」

「好，關太傅性子挑剔，你別敷衍了事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

皇后把蘇木往前推，對兩個兒子道：「他是蘇大夫的徒弟蘇木，年紀和瑀兒一樣大，這些天會留在宮裡，你們要好好相處。」

燕瑀仰高下巴，滿臉不屑，讓他與平頭百姓好好相處，母后腦子進水了？

他沒接話，燕幀卻拱起手自來熟道：「我對醫術感興趣，常自己尋醫書來讀，有些不解之處，能否請教阿木？」

「大皇子客氣了。」

皇后有些疲憊，道：「你們下去吧。」說完又對蘇木道：「皇太后那邊你要多費心。」

「是。」

三個少年剛走出皇后宮殿不久，燕瑀想到皇太后那張刻板臉孔，正想找個藉口離

開時，一個女孩沒頭沒腦地往前衝，速度飛快，眼看就要撞上燕瑀，急切間蘇木拉他一把，同時間，女孩撞進他胸口。

呃……像被車給撞了，痛！幸好蘇木武功不差，幸好他身強體健，若真撞上燕瑀，說不定會嘔出一口老血。

以芳抬頭，發現自己撞錯人了，懊惱自眼底一閃而逝，只是他竟沒摔得四腳朝天？不自覺的敬佩之情微微露出。

她是故意的，故意快跑，加速度往燕瑀身上撞，卻沒想……可惜……他是誰啊？長得真好看呢，眼睛好看、鼻子好看、嘴唇好看……

習文不成，被逼唸了幾年書，能用來形容人的詞彙很多，可是看見他，腦子亂了，翻來覆去只有「好看」兩個字最貼切，雖然他們家的小阿笙也好看，可是看見他，心臟不會像現在這樣，怦怦怦造反得厲害。

以芳望著蘇木好看的臉，笑得傻兮兮，恨不得一直貼在人家胸口，永遠別脫身。蘇木被她看、也看她看得……傻氣，這是相當難得的狀態，他聰穎慧詰，腦袋清晰，曾經他被號稱「不當機電腦」，但這一刻，當機了，他沒喝粥，可腦袋糊成一鍋粥。

傻傻地看著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看著細緻的五官，呼吸頓時窘迫。

不是她！這是浮上心頭的第一句話。

「她」很瘦弱，「她」的臉色帶著不健康的蒼白，「她」的情緒內斂、常常帶著一股隱忍，而她健康、精神奕奕，臉上的笑容像容器裝滿似的，不斷往外溢。

他否決兩人相像的同時卻無法否決自己的發傻，他淪陷在她嬌憨呆傻的笑臉中、一瞬不瞬，若干早已模糊的過往，再度在腦海中鮮明。

燕瑀見狀，一肚子火氣，誰要蘇木多事，如果鄭以芳就那麼撞上來，溫香暖玉在懷，他……還能放手？

燕幀發現燕瑀的怒氣，忙道：「怎不小心點兒，要是受傷怎麼辦？」

蘇木想笑，她那身力氣，像隻小牛犢似的，只會讓別人受傷吧。

回過神，她突然想起自己在宮裡，連忙撿起規矩，微屈膝向兩位皇子見禮。「多謝大皇子關心，我沒事。」

柔弱嬌嫩、大家閨秀到極點的模樣，看得燕瑀舔了舔乾涸的嘴唇，身子某處蠢蠢欲動，如果她不是國公府的嬌嬌女，如果她不是名滿京城，如果不是母后一意阻攔，她早該躺在他的身下……越想，他口乾得越厲害。

「以芳沒事就好。」燕瑀上前，想扶起她。

以芳淡淡一笑，輕巧避開，心底暗道一聲可惜，倘若撞上，今後有得他哭了。

「對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她掐起喉嚨、細聲細氣道，一雙眼睛直視蘇木衣襟。蘇木雙眉微挑，有趣，才進宮就碰上這樁。不是故意才怪，別說那一把力氣，她還使上巧勁兒了，若他沒有武功，肯定會摔得鼻青臉腫，以及……瞄一眼胸前被貼上的小物，她和燕瑀有仇？「沒關係，小心點便好。」

以芳淺淺笑著，不露齒、帶著名門淑媛該有的疏離與禮貌，她拿起帕子道：「對不住，把公子衣服弄髒了。」

話出同時，她企圖用帕子將小黑點抹去。

良心不安了？蘇木側過身避開，任由小黑點在衣襟上漸漸滲入、隱沒。「沒事。」見沒能擦掉，以芳心急不已，完蛋，又闖禍了，要是不弄掉……

「還請公子留下姓名，倘若有所損傷，鄭國公府必會負責到底。」她咬唇輕道。損傷？看來那東西比想像中的更嚴重幾分。不苟言笑的蘇木忍不住笑開，因為她的眼睛很亮，因為她很亮的眼底帶著不安與歉意。

「在下蘇木。」他回道。

「如沐春風的沐？牧民的牧？或者……」

「木頭的木。」蘇木回答。

木頭？他爹娘取名字會不會太隨便？但她露出合宜笑容。「是個好名字。」

木頭的木是好名字？燕幀笑問：「好在哪裡？」

廢話，除了好寫，還能找出好的？可她溫柔道：「木秀山林，飲盡天地靈氣，蘇公子人如其名。」

這樣誇人……還真矯情，不過蘇木直接笑彎眉眼，他真想掐掐她的臉。

不對，他想掐的是「她」，可「她」瘦得無從下手。

他常說：「多吃點吧，瘦成這樣會嫁不出去。」

「她」苦惱道：「是啊，我好擔心不能嫁給你。」

她總是直來直往，毫不掩飾對他的喜歡，可……終究遺憾。

「以芳要去見母后嗎？我陪你。」燕瑀不滿被忽略，企圖再度引起注意，他上前插話，下意識往那雙柔荑摸去。

以芳咬牙，要是可以……要是可以，她想把那雙豬蹄子給砍下。

蘇木沒忽略她眼底一閃而過的怒意，身形轉過，擋在兩人中間，道：「姑娘要見皇后娘娘嗎？可她方才喝過藥，歇下了。」

燕幀把燕瑀的慾望看得分明，忙道：「我們要去給皇奶奶請安，以芳要不要一起去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她方說完，燕幀、蘇木便一左一右護著她往前走。

去皇奶奶那裡？那還有戲唱？燕瑀想到皇奶奶就慫了，連聲招呼都不打，直接轉身跑掉。

見燕瑀離開，燕幀鬆口氣道：「以芳沒和國公夫人一起進宮？」

「有，弟弟也來了，他們在皇奶奶那裡，我只是急著見皇后娘娘，想私底下問問父兄的消息。」哥哥們隨父親上戰場，已經年餘沒見，而這兩天不安的感覺越發嚴重。

燕幀一笑，道：「這我知道，昨天軍報返京，妳哥哥爹爹打了大勝仗，很快就要班師回朝。父皇已經下令，待鄭家軍返京，要我與二皇弟率百官到城門口相迎，這回論功行賞，妳父兄必定要升官了。」

此次出征，鄭國公把五個兒子全帶出門，一走年餘，這對呂氏和以芳來說簡直是度日如年，但對朝廷而言卻是時日甚短，當初殿前沙盤推演，鄭國公估計得兩年

才能將敵國打退，沒想到父子齊心、其利斷金，他們竟一年多就將蠻夷打回大草原，這回敵方元氣大傷，至少得花上一、二十年休養生息，令皇帝龍心大悅。

「真的？」一驚，她嗓音提高八度，發現不對後立馬恢復溫柔，壓低嗓音，透出幾分嬌羞。「真的嗎？太好了。」

她小小地拍了拍手，做作到連自己都無比厭棄。

聽著兩人對話，蘇木這才明白她是鄭國公府的姑娘，突地想起初返京時圍牆外的少年，以及圍牆內彈琴的「姑娘」……名不符實啊。

「這下以芳不擔心了吧？」

「是，多謝大皇子。」

「我們一起去長暉宮，阿木也得給皇奶奶請平安脈。」說完，燕幀向蘇木解釋。

「以芳的母親是呂相女兒，皇奶奶是呂相的妹妹，從小以芳也稱呼太后為皇奶奶，我們是東拐西彎繞上幾圈的表兄妹。」

蘇木知道呂相，在孫師父口中，他雖圓融，卻是個正直的老好人，皇帝會重用他不是沒有原因的，孫師父也說，入京後，若有機會與呂相打好關係，對日後行事必會有所助益。

他其實並不清楚，為什麼幾個師父都想將他塞進宮，要求他與被點名的文武官員打交道，但他信任師父們，他們的期待、他從未讓他們失望過。

「阿木，你知道鄭國公府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有空我們去國公府走走吧，鄭夫人把幾處院子佈置得美輪美奐，父皇常說，鄭國公為兒子們建的練武場，半點不輸軍營。」

燕幀喜歡去鄭國公府，在那裡他不是皇子，而是一個平凡的子姪，鄭家的公子們沒拿他的身分當回事兒，只認他是兄弟。

從小到大，他在燕瑀身上得不到的兄弟感情，在鄭國公府得到滿足。

「恐怕大皇子心之所嚮，並非練武場。」以芳笑道。

「以芳懂我。」燕幀對蘇木道：「國公府有個小少爺，天生早慧聰穎，是京城裡眾人知曉的神童，今年春闈考上探花郎時年僅十二。為教育他，國公府裡搜羅不少書冊，建起一座藏書樓，裡頭有許多孤本……」

以芳提了句，刻意讓燕幀接下去，目的不是炫耀，而是想吸引蘇木靠近。

吸引這種事……如果是蜂，當然要給花蜜，如果是鳥，當然要給小米，她不知蘇木喜歡什麼，只好傾盡所有，讓他向她靠近。

為什麼？因為話本裡寫的一見鍾情？

是嗎？是吧！

她不確定這是不是愛情，但她確定自己對他有不同於旁人的喜歡，她就是直覺希望……希望他靠近自己。

倘若依個性，她更想直來直往道：「蘇木，我挺喜歡你的，你可不可以也試著喜歡我一下下，說不定一路喜歡下去，咱們有機會水到渠成。」

但大家閨秀不能這麼做，大家閨秀必須迂迴、婉轉，必須一點點的透露、一點點

的示意，然後等待對方的理解，並且主動。
唉……第一次覺得，演戲這回事，挺累。

Crescent Family